

第十六章 升官還是倒黜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太子李承乾，性情懦弱，身體病弱，這是範閑目前對於太子的了解。行禮之後，他顯得有些沒禮貌地抬起頭來，微笑望著太子，雖說對方身份尊貴，但範閑心中總認為自己和皇帝陛下都喝過茶，聊過天，對著他的兒子，自然不會太緊張。

他本不想出來與太子朝麵，但沒奈何多嘴的葉靈兒打破了他這個去幻想。

當範閑看著太子的時候，太子也饒有興致地看著他。對於太子來說，範閑這個名字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內聲震京華，本就是椿異數，而且父皇指親，讓他娶婉兒妹妹過門，背後所代表著的含意，身為東宮之主的太子，自然十分清楚。

如果長公主姑姑失去了內庫的管理權，而後來接手的又是敵人，隻怕往日那些爛帳就會大白於天下，這是太子目前最擔心的問題。好在內庫的移手還要等上兩年，所以並不是燃眉之急，但是範家與靖王好，靖王世子李弘成又與...二哥相交莫逆，太子微微皺眉，看著馬車下這個漂亮的後生，一時間忘記了說話。

東宮中的幕僚如今也分成了兩派意見，對於範家是打還是拉，這本身就還在考慮之中。如果是一般府第，太子也不會太過在乎，但是範家不一樣，眼前少年的祖母，是父皇的奶媽，有這一層關係，太子也不好對範府如何。

“你...就是範閑？”太子終於發現了自己有些失神，微微一怔後，微笑問道。

“臣範閑，見過太子殿下。”範閑極為尊重地再行一禮。“不知太子車駕在此，所以先前未曾下車，還請殿下恕罪。”

“嗯。”看著範閑清逸脫塵的麵龐，不知怎的，太子原先對他的惡感減退了许多，在這一瞬間內決定暫時先看看，靜聲說道：“不知者不罪。隻是我這婉兒妹妹體弱多病，你要多注意一些，不要學那些京都少年般，隻圖一時玩樂。”

“臣惶恐。”範閑聽出太子今天似乎不準備對付自己，心中微安，柔聲應道。

“不要太過拘謹，十月大婚之後。你也算是國之外戚，總是要時常進宮走動的，還是要將行事放輕鬆些。”太子教訓道。

範閑微微一笑，應了聲是。不料太子接下來的一句話卻讓他有些吃驚。

“馬上東夷城與北齊的使團就會進京了，因為牛欄街的事情與你有關，所以朝廷決定你任副使，暫提品秩使用，我提前知會你一聲，做些準備，不要臨時慌亂。”太子淡淡說著，以為自己不知不覺間就賣了對方一個好。

範閑一怔。略一斟酌後說道：“臣乃太常寺協律郎，參與國事談判。隻怕不妥。”

太子冷哼道：“若無些許政績。你日後在朝中如何自處？”

範閑聽出對方有些生氣，趕緊應了聲是。又拜謝太子，才一偏身讓開了地方。

太子揮了揮手中那把黑絲夾金線的馬鞭，比較滿意地點了點頭，又轉身對林婉兒溫和說道：“你還是多進進宮，姑姑很想你的。”他略頓了頓，又道：“姑姑最近經常頭...痛。”太子的聲音沒有一絲異樣，表情也很正常溫柔，但範閑的餘光一掃，依然奇毒無比地從太子懦弱的眼神中發現了一絲不安。

林婉兒微笑不語。

“太子起駕。”隨著一聲喊，太子的車隊動了起來，緩緩向避暑山莊的方向走去。範閑卻不敢動，直到太子車隊消失在道路盡頭，他才輕噓了一口氣，活動了一下有些僵硬的腰身，苦笑著搖頭：“做臣子的真命苦。”

“難不成你還敢有不臣之心？”葉靈兒抓住他的語病，嘲諷道。

“靈兒，不許瞎說！”所謂一物降一物，思轍怕若若，葉靈兒怕小老虎，林婉兒一生氣，葉靈兒馬上跳回了馬車。

林婉兒走到範閑的身邊，看著他還望著馬車消失的方向若有所思，不由歎了口氣說道：“知道你在愁什麼，隻是我這三位哥哥都不是好相處的，我看你最好別偏向任何一方。”

範閑一向認可林婉兒在深宮裏陶冶出來的政治智慧，很鄭重點點頭，忽然想到件事情問道：“最小的那位皇子呢？難道也是個難纏的主兒？”

“文雲才八歲大，哪裏懂這些。”林婉兒接著安慰他道：“太常寺的虛職駙馬，加入禮節性談判，以前也有過這種先例，倒不見得是東宮真想拉攏你，你且放寬些心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，心想自己這心已經夠寬了，卻仍舊假意歎氣說道：“隻是看見東宮太子，咱們慶國未來的主人，依然忍不住會緊張。”說來奇怪，雖說前世範閑病前見過的最高官階，隻不過是學技的校長，但之後，也許是出身官宦家庭的原因，見著大人物也不會如何緊張，就連前些日子看見皇帝陛下，也能掩飾得不錯。

林婉兒忍不住笑了起來，拉著他的袖角說：“沒聽太子說？大婚前你可是得進宮去拜見各位娘娘，如果那位老祖宗高興了，要見你麵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十幾個宮走下來，就算你緊張，也會麻木了。”

“老祖宗？”範閑知道林婉兒說的是那位深居宮中的太後，不知怎的，竟打了個寒顫。

“走吧，殿下都是那麼遠了，還站那兒看什麼馬屁股呢？”悶了半天的範思轍終於忍不住在前車裏嚷了起來，而中間馬車裏的大寶聽見有人叫喚，也高興地噢噢叫了起來。

範閑笑了笑，一揮衣袖，全將這些事情拋諸腦後

在範閑的認知中，自己既然運氣好到能再活一把，就一定要掄圓了活一把，什麼美女啊銀子啊權力啊，千萬別嫌少。但入京之後，眼見水色渾濁不知深淺，他卻不自禁地有了幾分厭煩。

如今澹泊書局的生意不錯，石頭記後幾章也開始準備付印了，眼見金錢湧來。日後就算接了內庫，想辦法扔給慶餘堂和範思轍去管去。至於朝廷上的事情，自然有父親、陳萍萍這些老媽當年的戰友擋在自己前麵。對於暗處來的危險，有五竹叔作保鏢、就算五竹叔又像牛欄街那決一樣惜取自己的麵部肌膚，不想見太陽，範閑也覺著自己有保護自己的能力。

所以忽然間，他覺得自己似乎委有成為一個造逍遙富家翁的潛質。

這依然隻是幻想，他，及他身邊的人都很清楚這一點。輕輕打了個響指，範閑滿臉平靜地望著車窗外的黃土路，說道：“太湊巧了，京都東南西北，一共有十三處皇室別院，有兩處行宮，一個獵場，以太子殿下的身份，都是可以用的，為什麼偏偏今天來了避暑莊？避暑莊離京都遠又清靜，所以我們事先才會選擇這裏。”

重新上路之後，他和王啟年二人單獨在一輛馬車裏，所以說話很直接。王啟年也皺了眉頭：“如果是有人故意讓太子來避暑莊，好讓我們與太子起衝突，這種安排太複雜，而且不見得會有效果。”

範閑搖搖頭，眸子裏寒意微起：“隻要在太子身邊有人，那麼稍微影響一下太子出遊的目的地並不是難事。而且我在京都裏的風評向來離不開囂張二字，估計那些安排我們與太子巧遇的人，會想不到太子看見槍他銀子的我後居然沒有生氣，而我也這麼安份。”

“隻是不知道皇宮裏的規矩，像太子出京小遊之事，一般需要安排多久。我們是昨天來的避暑莊，如果太子是幾天前就確認要來此地，就可以確認這次是巧遇，而不是有心人的安排。”王啟年分析道。

範閑又搖了搖頭：“我先都上車時已經問過郡主，太子出行，隻要不離京都二十八裏地，那麼隻需要向宮中報備，一應準備事項，大概需要一天的時間。看我們相遇的時間，太子離宮的時候，估計是今天早上。”

王啟年擔憂地看了範閑一眼，低聲說道：“安排這件事情的人，能有什麼好處？”

範閑笑了起來：“好處很多，如果太子真的羞辱我，估計我們老範家也隻好扛著旗亮明陣營了。”

“是二皇子？”王啟年試探問道。

範閑心想，入京之後這段時間內機緣巧合，二皇子屢次相召，自己都沒有與他見過麵，還真不知道這位不甘心當個太平皇子的男子，是個什麼樣的角色，但他不會很武斷地判定這一切，輕聲說道：“誰知道呢？皇宮裏的人，個個像精似的，我才懶得理會。”

說不理會是假，他仍然安排王啟年下車，看看是不是有人在跟蹤自己的車隊。他相信以王啟年的本領，如果有心

人真的在官道上暗中監視自己，那麼一定能抓到對方。如果沒有人監視己等的車隊，以便促成官道上的那次巧遇，那就隻能說明自己過於敏感多心了些。

範閑笑著靠在馬車的軟墊上，心中希望自己真的是過於多心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